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 张海君/总策划

用生命 拯救生命

高文瑞◎著



环惨阴均走神又！

攀登珠峰就是与女神的对话，
是与生命的对话，
是对生命极限的考验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 张海君/总策划

用生命 拯救生命

高文瑞◎著



是与生命的对话，
是对生命极限的考验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用生命拯救生命/高文瑞著. —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0.11

(中国新锐作家方阵·当代青少年散文读本)

ISBN 978-7-206-07343-4

I. ①用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3790 号

用生命拯救生命

著 者:高文瑞

责任编辑:陆 雨 封面设计:晴晨工作室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3 字 数:23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7343-4

版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5 000 册 定 价: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第一辑 心 绪

愧对母亲	3
难忘梁家园	7
记忆最深的一本书	14
与车的故事	16
人 学	19
安电话	20
我与《北京工人》	22
用生命拯救生命	24
喝 茶	25
我家的橘树	27
橘树涅槃	29
拉练二题	31
大缸子	36
感受记者	38
感觉编辑	40

第二辑 玩 味

狄平子与《红楼梦》	45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

002

用生命拯救生命

读书偶得	47
作家与爬格子	53
说码字	55
路上的标识	57
我是纳税人	59
担忧阿迪力	61
何镜涵的人物画	63
听雨青山绿水间	66
耄耋之年画雁翁	70
吕品之篆	73
画马强人	76

第三辑 纪 事

京城人玩蟋蟀	83
宠物百态	94
又近清明祭扫时	114
饮料史话	116
谁来跟我养鹤鹑	120

第四辑 异 域

澳洲纪行	125
欧洲散记	143
枕头山夜宿	169

第五辑 旅 途

汶川路上	175
夔州三记	180

抱犊奇桃	186
醉 酒	188
南阳的两个衙门	190
云华蝙蝠洞探幽	195
京都第一好去处	197



第

一

辑

心
绪





愧对母亲

站在母亲的墓碑前……

我用心灵与母亲对话。

能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都是事后了。在生命最后的那一刻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想张开嘴，我以为是在用力喘气，让护士把氧气开大——已经是最大了。我相信她想说什么。几个月以来，她说话已经很不清楚了，还在朦朦胧胧说着子女的事。她操惯了心，事事都放不下，谁下厨房都要走到跟前叮嘱，米要放多少水，炒菜的调料先放什么后放什么……其实，能下厨房的都有两手，谁还不知道这些。而在她眼里都是孩子。要走了，这一大群子孙是够她惦记的。她的话能少吗！

我觉得，此时最大的祝愿就是让老人家放心地走吧。确实该放心了，为这群孩子她都已经操劳了一辈子，连最小的我都已经进入不惑之年，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？

话是这样说，终究是母亲呀。世间能有什么爱能与母爱相比呢！

综观母亲的一生，她所做的都是为了儿女。8个儿女，生活上就靠父母的工资。在低工资的年代，加上奶奶，11口人。三年时期的困顿，我家也不例外，吃过榆树叶、榆树钱、马儿菜、白菜疙瘩……那时父母上班远，休息大礼拜。周末就盼着母亲下班回来。我们常到车站去接，也想念，也盼着能带些好吃的回来。一次，真的带回了一布书包，全是白薯叶。我们问，能吃么？母亲说，听同事讲，做成拌烂儿，可好吃了。回到家，母亲把白薯叶子洗净，撒上些棒子面拌好，上锅蒸。出锅后，再把调好的醋蒜盐淋在上面，顿时升起一股蹿鼻的香味儿。这样能省粮食。

〔印象特别深的饭是吃糊饼。那天下午，母亲4点就开始和了一大盆棒子面，又拌了一锅韭菜馅。刚出锅的糊饼，又薄又脆又香。母亲一张张地烙，我们一张张分着吃。蜂窝煤火，慢，添了几次煤。烙完已经是晚上8



点了。)记得那是做饭最长的一次，第一个吃的又饿了。母亲累得说，下次再不吃了。

母亲过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子，操持着这个家。她常说，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。她不浪费一滴水。洗脸，盆里的水刚湿过毛巾；洗碗，第一遍的水还没漫过碗边。我们常劝她多用点儿水，她从不。就是住在四合院，全院人用一个水管子走一个水表也一样。好像记得，她听谁说过，在阳间用过多少水，到了阴间，都要当牛做马喝干。其实，长年形成的习惯，改也难。

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，严格说来，没上过学。只是舅舅上学时，她蹲在窗外偷听。回家伴着舅舅学习。这样认识了几百个字。我刚记事，她就在上班。回到家里，一家老小的事就够她忙了，没时间坐下来。只是退休后，她才有了时间，没事儿时，爱读个报纸，哪怕广播节目报，也能读出声来。有了隔辈，她常给孙子读些儿童图书。母亲的鼻梁不高，读时间长了，老花镜滑到鼻尖。她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。有的字音很像京剧里的读声。比如“还是”，总念成“环是”。就这几百个字，使她与没有学过的人有所不同。她不爱扎到老太太圈儿里去聊张家家长李家短。

我很担心母亲的走。年初时，一位老友过来说，他的母亲刚刚去世，总记得回家时的那条马路。他从如水的车流中匆匆(穿过)，他的母亲站在马路的那一边等候着，直到看见，盯着他走过来。那个身影，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。他遗憾地对我说，要多陪陪母亲。这是他的肺腑之言。

人只有一个生身之母！那时，我就为母亲越来越吃力的走路感到揪心。我总觉得是腿脚不好，常为她揉揉腿。母亲也不说什么。直到有一次看感冒，她才对大夫随口说了一句腰疼。一查，才知是得了顽症。我们埋怨她。她说，我才不整天喊这疼那儿疼，那么娇气呢！

我还是不能接受。

重病床前，我家没请护工。全是自家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大夫也说，这在全医院不多。不是为了省那几百块钱，而是我们都抱有一个信念——不留遗憾。我们都尽着最大的努力去做……罗列病床前的什么细节都不足挂齿。与母亲为我们所做的相比，再多也微不足道。

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了我们。反过来，我们谁敢说这样的话呢？

站在母亲的墓碑前，有的只是(忏悔)，只是心灵的(洗涤)。



上中学时，哥哥姐姐相继支边、插队。父母在郊区上班，双休日才能回来。80多岁的奶奶在周一的早晨，在屋里来回走着说，心里觉得空得慌，一会儿就不行了。我跑到医院请大夫，打了一针强心针，维持了几个小时，还是离开人世。这样，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守着这个家。一个周一的早晨，母亲上班。我也起床，舍不得母亲走，在不经意间，猛然发现床上有一只壁虎，便叫了一声。母亲说，要抓住它。我不敢抓说，不用管它，一会儿就爬走了。母亲急了，转回身，放下手中的包，拿起一张纸，轻轻爬上了床，一把抓起了壁虎，扔到了窗外。当时，我没觉得怎样。之后，我才慢慢意识到，母亲对小虫子极为害怕，连土鳖都不敢抓。母亲那天不知哪来的那么大胆量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当自己有了孩子，才真正理解了母亲是从哪儿来的那股超出寻常的力量和勇气。其实，如果在墙上或其他什么地方，构不成威胁，母亲不至于下那么大的决心去触摸那软软的壁虎。然而，这是她的儿子。回想起来，总是内疚，我真不该喊叫或表示出来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分配到一个街道小工厂。刚进厂，正赶上厂里搞基建，我们这批刚进厂的学徒就成了小工。挖土方、砸地基、搬水泥、筛白灰、运钢筋……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干。原本还有些想法，能学点儿技术，多掌握点本领，为国家多做些贡献。没想到，眼前的一切，使我顿感前途渺茫。思想极为消沉。每天都穿着那身工作服，任它怎么破，也不缝。有一次在工地，铁丝把裤子刮了个大口子，肉都露了，还依然那么穿着。我们几个同进厂的都如此，还觉得挺美。母亲发现后，悄悄带走了那条工作服裤子。我并没在意。周日，母亲补好带回来，没缝纫机，母亲一针一线把一大块儿补丁缝在了裤子上。我现在依稀记得，布面平整，针脚绵密。裤子补得再好，与我的想法产生了距离。当时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火，对母亲说，您补它干什么！说着就去撕那块补丁布。母亲拦我说，别撕，这么大人露着肉多寒碜，让人家笑话，那是我一针针缝上去的。母亲说什么我也听不进，硬把那块补丁撕了下来。母亲叹口气说，真是混，不懂事。

我依旧那么穿着上班。

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教育制度的改革，我有了上学的机会，一切才开始改变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块补丁依然缝在我的心灵深处。有次开会，用的一次性纸杯，正好印着白居易那首诗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这突然拨动了



那根最为脆弱的神经，端起的杯子停滞了，我怎么也喝不下去……

那是天下的母亲都会做的。

1976年，唐山大地震。北京也在剧烈颤抖。凌晨震醒后，谁也没敢再睡。街道上，有些房子的山墙倒塌了。一早儿，先到单位报到，同事相互转告说，可以不上班，回家吧。我惦念着父母，又无法通信，便跟单位借辆自行车，早早吃了饭就上路，骑了4个多小时才到。父亲见到我非常惊喜说，你怎么来了，家里怎么样。我说，家里没事。妈呢？父亲说，你妈不放心，回家了。你们正好走岔了。都平安无事，也就踏实了。我调侃地说，今天晚上我跟妈互换睡觉的地方了。吃完晚饭，天黑了。

没想到，就在这时，母亲进来了，晚饭还没吃。她说，一进院儿，听说你骑车来了，都没进门儿，跟着就返回来，正好赶上末班车，再耽误一会儿，就不成了。我埋怨母亲，干嘛这么赶喽。母亲说，这么老远骑着个破车，我不放心。谁知道什么时候还震呀，好歹咱们也要在一块儿，踏实。

坐一天的长途车，颠簸劳碌，真够母亲累的。

我惦记着父母，母亲更惦念着儿女。

现在的生活好了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们盼望母亲能多吃几口各种各样的补品。可每到这时，母亲总对我们说，你们也吃呀，小时候没条件，身体没长好，现在要吃好点儿，长好身体。

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不知这句话出于何处，起码说明了动物、人类的那种辈辈关爱的关系。我们可能为母亲做过很多，却无法与母爱相比。

我们在母亲面前永远负着债。

此时，我只有用自责，去抚慰她的心灵，或许能让她那颗操碎的心得到些许的宽慰。



难忘梁家园

小学的规模

梁家园。那是我上了6年的小学。我不仅引以自豪，更多的是勾起许多童年的回忆。

入学不随意，我是经过考试才进入梁家园小学的。考的什么已记不得了，大约是一些简单的算术和语文知识。对于大多没有进过幼儿园的孩子来说，已经是有所选择了。那时大多是就近入学。离我家不远就有一所小学，利用旧庙改成。学生作操、跑步要到校外的胡同里。而梁家园小学就不同了，光操场就有大小两个，还有跳远用的沙坑。音乐教室也有两个，一在平房，一在大楼，里面都放有钢琴。三四年级在平房音乐教室上课；五六年级在大楼5层音乐教室上课，里面宽敞空旷有回音，歌声格外好听，学生都愿意率先跑进教室喊上几声。我们入学那年的班级多，一共11个班，音乐教室不够用，一二年级在自己的教室上课。每次上课，便叫几个同学去搬风琴。

学校的教学楼非常高大，是用盖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建造的，结实。据说现在整个大楼基座下沉，而大楼却安然无恙。楼高4层，半地下1层，音乐教室单独再高出1层。小学有这么高的教学楼在当时的北京还不多见。楼的两侧各有楼梯，要上10来级台阶才能到一层。大楼东边的大门东西各有一面楼梯，门前宽敞的挑檐和两根门柱，显得有气派。大楼西侧还有一旁门，南向一面楼梯。高年级毕业时常选在这里照相，一排排坐在楼梯上，很有层次。

我们从心里盼着长大。

美丽的校园

（大楼前面的下洼地有一片古朴的青砖教室，门窗上都用青砖起的碯，具有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。十几间教室，错落成一所整齐的院落。初小都在这



里上课。院子的门口有门楼，高出院子几个台阶。院中间有青砖砌成的花坛，里面种着各种花草。花坛旁立有一个石碑。碑文写的什么，谁也没注意，或者说也看不懂，只听说写的是建校历史。)

(院子里种着几棵大树。印象最深的是一棵合欢树。每到春天，树上就长出一片细密的叶子；夏天开满粉红的合欢花，看上去非常好看。早起到校，工友总是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上课时，甬路和扫出油光的黄土地上又不时落下合欢花；下课后，我们从地上捡起花朵，绒绒的，嫩嫩的，像一支淡散开来的毛笔，轻轻扫着脸，又软又滑又痒，很是好玩。我们还捡拾它的落叶，嘴里说着：春天长叶，夏天开花，秋天落叶，冬天光杆。随说随把叶子撸起，细小的叶子簇起了一朵绿色的小花，然后随手扔去，剩下光光的叶筋)

(校园里还有许多花木，有藤萝、海棠……带给我们快乐的是操场旁的几棵杨树。树冠高大，树叶阔大厚实。秋天早晨一进校园，树叶飘落下一地的翠绿金黄。我们挑捡最大的叶子，把最粗的叶柄揪下来塞进衣兜，直到满满的。我们管它叫老弦，以示结实。同学间一人一根，套上相互拔，看谁的不折，我们称拔老弦。拔时有方法，要用靠近树枝的那一段叶柄交锋，那里是圆的，受力匀，便于进攻和防守。为了取胜，我们把老弦带回家，用开水浸泡，再找一块布，把老弦包好。第二天，老弦发黑，也干细了些，更加结实，像牛筋，能拔很长时间，幼小的手指都发白了。有的同学鬼机灵，悄悄用指甲盖掐住对方的老弦，能够比较快地取胜。如果被发现，当然是一阵打闹，或再找别同学玩。老耍矫就没人跟他玩了。

操场也比院子高几个台阶，上面铺的都是黄土。体育课前，经常要浇操场。不用自来水，要用压水机。压水机就安在大操场边，铸铁的，中间有一胶皮的活塞，接上一盆水倒进压水机里，利用杠杆和真空原理，连续使劲压，那时地下水位高，技术好几下就能压出水来。我们最初掌握不好，一盆水都流下去了，也压不出水，还得请老师帮忙。然后几个大个子男生压水，同学们拿着水桶浇操场，连同操场边上新种的小杨树。

学生的乐趣

学校正门在大操场的南边，小操场上开一西门。大小操场相连，就像一个刀把。“把”是由那片教室造成的。大小操场上各有一主席台。那时的主席



台很简单，是用砖和水泥砌起的一个平台。老师可以站在上面为学生带做广播体操。课间，两个操场是学生们最欢乐的地方。操场的边角除放有吊环、单杠、双杠等体育器械外，还有很多好玩的玩具，压板、转椅、转伞……大操场上的攀登架是用方木和圆木竿联结成三四层高的木架。我们常在上面钻来爬去，熟练了还在上面逮着玩。小操场一角放着一个铁制的滑梯。这也是我们经常游戏的地方。开始是滑，后来长大一些觉得不过瘾，就在上面逮着玩，从梯子上，从滑梯滑，看谁的速度快。到后来，滑已经跟不上速度了，索性就把两腿放到一边，一手扶住另一边，在铁管上一溜，速度极快就下来了。以至从滑梯上，再从梯子的扶手滑下来。

女生在操场上跳皮筋、砍包就不用说了。男生还能在上面踢皮球。我们的瘾头都特别大。老师看我们有兴趣，二年级时组织成立小足球队，每周日上午活动，而且名单里有我，觉得非常荣耀。我们那时穿的都是布鞋，多是家里做的。按照老师要求，我便磨着家里说什么也要买双球鞋。大约磨了两个星期，家里终于同意，在商场买了双蓝色的网球鞋，高兴得什么似的。

我们踢足球的热情很高。记得一次冬天上体育课，天上下起了大雪，体育老师说，这样的天气咱们在教室里讲讲体育知识吧。我们男生一致要求到操场上踢球。老师无奈，只得同意。天气冷，一节课下来，雪水在头发上结成冰碴，衣服也湿了，可我们的身上都是热的。中午回到家里，家长一边埋怨，一边把湿漉漉的棉袄脱下来放到火炉边烤上。我的心里很愉快。我们班踢得不错，后来跟高一两级的班打比赛，还赢了。

我们虽然初小，一次平房教室需要维修，临时调到大楼里上课。教室很高，墙体又白，课桌也全是新的。地面是水磨石的，非常光滑。下课时，同学就在楼道里游戏，我们叫“划船”，比赛看谁划得快。两个同学一块儿，互相坐在另一个同学的脚上，向一个方向使劲儿，一步步前行，嘴里还唱着：划船呀划船呀划——船。这在一般的小学是享受不到的。

难忘的老师

好学校不是仅有好玩的，还有许多优秀教师。

吉老师个子高高的，教我们体育很严格。我们总有几分怕他。他教的体育最好。有一次上体育课时，临时换了老师，后来才知，他去参加全国的体



育比赛，原来他还有自行车国家一级裁判的资格。黄老师也教过我们体育，圆圆的脸，说话有点口音。她是华侨，那时的华侨都有一种神秘感，能到小学来教课，也说明了学校的知名程度。杨老师教我们美术，几笔就能画出鲜活的人物。后来听说他神经出了点儿问题。牛老师也是美术老师，教高年级的。他的书法很漂亮。我长大后，到报社工作，还发表过他的书法作品。魏老师教我们音乐，直立的寸头，说明他很年轻；清脆的嗓音，带给我们对音乐的无限憧憬。张老师很白净，教高年级，从他那长长的头发和儒雅的风度，就能感觉到音乐的素养。听过他课的同学都说，他的音乐水平很高，歌唱得也好。

好学校当然还要靠语文算术。学校有一批有经验的特级、一级教师，这在北京的小学中也是少有的，只是我们没有上到高年级，听到他们的讲课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拼音、笔划等扎实的基础现在还在受用。学校里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物，那就是校长。平时开会或是班里听学校的“小喇叭”，都是副校长讲话。只是我们上课，有时从玻璃窗里看到校长一步步走上大楼的台阶。印象中，她经常穿一件军大衣，面带笑容，很有风度。后来听说，她爱人在军队里当大官，身体不太好。

当然印象深的还是班主任，王老师和李老师。王教师是入学的第一位班主任。她个子不高，烫着卷发，说起话来就如她的为人一样快人快语，亲切可爱，就像一位妈妈。我们跟她的孩子同年级。她也拿我们当成她的孩子。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铁鸟胡同，一次放假，还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她家去补习功课。

李老师是离校前最后一位班主任，也是矮个子，大大的眼睛，胖胖的脸总是红扑扑的。课后她总跟我们在一起“泡”在学校，对我们很和蔼。童年的眼中，老师就是大人。有一天，忽然听同学说她结婚了，我还有些诧异，那么大人怎么还结婚！现在想起来，她最多也就比我们大10来岁。打听到她新家在护城河畔，家里还养着兔子。休息日，我们几个同学约好，到陶然亭公园捡杨树叶子，然后喂兔子玩。我们捡了几大书包杨树叶，送到李老师家。李老师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打开房门让我们进屋。那时城边有点儿荒，可以跑马占地，院子特别大。远远地看到李老师出门站在门口招呼进屋，我们不好意思，事先并没约好，先约李老师一定不让来，又是新婚，便笑着溜烟跑了。李老师在平房外微笑着又责备地看着远去的我们。

梁家的花园



六年级离开学校以后，隔了几年，小学改成了梁家园中学。我们虽然没有进校园看看改名后的不同，凭直觉又自豪了一把，最起码说明了小学的水平：师资，还有大楼、操场和一片教室。

至于为什么一所小学云集了那么多好的老师，政府又投那么多资金建校并没多想。

直到成熟了，我才渐渐知道梁家园还有一段悠久的历史。辽金时，京城中心在广安门一带，这里是城外，就连琉璃厂也是郊外，所以叫海王邨。元代建都城，中心移向了东北，所以旧城的东部荒废，而西半还存有遗迹。梁家园外就有一段辽代的城墙，称萧太后城。城墙里全是上好的黄土，用来和煤炭非常好烧，还有人用来修坟建墓，堆得高又结实。有人质疑，这里是郊外，怎么会有城墙呢？当年金初仿效辽代，建内城时又修了四个子城，每城周3里，两个城门。有人认为，这个城墙很可能是子城的遗址。

到了明代嘉靖时，北京修建外城，这片地方划进城内。当时宣武门外正好有凉水河道，明正统年间命皇甫仲和操办此事，于是对凉水河加以疏通，直到嘉靖时并没断流，正逢明代兴起修建私家花园，所以京城人梁氏梁旭公便选在这里修建了宅院，所以称为梁家园。相传，梁氏是嘉靖时的进士梁梦龙。花园引凉水河入园，河水到此再流向南边的“南下洼”，再经南苑、张家湾，入白河。以前，虎坊桥下还有干涸的河道。

（梁家花园景色优美，一片湖光山色）湖水的南北两面，旗亭楼榭不断。前对西山，后绕清波，极亭台花木之盛。据记载，有名的建筑就有疑野亭、朝爽楼、半山房。梁氏的朋友多为文人雅士，常到此观灯、赏花、饮酒、作诗，出现“游人泛舟，竟夜忘返”的情景。沈心斋有：“野旷天高启八窗，门前一碧响淙淙。”王横云有“半顷湖光摇画艇，一帘香气扑新荷。”可以想像当年水势之盛，景色如诗如画。）

（梁家园山水楼台闻名于世，牡丹、芍药也堪称一绝，种有几十亩，以至京城的卖花人都联住在这一带。京师牡丹开于谷雨后，每到春夏之际，富丽堂皇的花朵便开出一地锦秀，香飘里余。时人评论，与洛阳的牡丹无异。尤其芍药，更为称著。游人到这里赏花多携着酒，边酌边赏，陶醉于花下。明